



夏夜流萤

□ 马庆民

关于仲夏夜的记忆,是丰富多彩的,比如天幕上流卷的疏云、树梢间断续的蝉鸣、池塘里聒噪的蛙鼓;又比如小院门口的梧桐树、奶奶手里的蒲扇、爷爷叼着的烟袋……

但最浪漫、最难忘的,莫过于翩然飞舞的萤火虫。它同蟋蟀、蝉、青蛙等,都是那时乡间孩子们最爱的“宠物”。

记忆中,儿时的夏夜总是凉爽而热闹的,劳作一天的大人们,喜欢搬起长椅坐在院门口吃饭,然后悠闲地摇着蒲扇拉家常。孩子们就围在一旁,嬉笑玩耍。不知谁惊呼一声,天上星星掉下来了,大家循声望去,只见飘忽流萤三五只,真如眨眼的星星坠落眼前。我们便再也坐不住,一跃而起,奔跑追逐,兴奋地随流萤翩翩起舞。

累了,便缠着爷爷讲萤火虫的故事。爷爷点燃一袋烟,慢悠悠地讲起了“车胤囊萤夜读”的故事,说的是东晋大臣车胤儿时家境贫寒,因无钱买油点灯夜读,于是便想到捉一些萤火虫,把它们装在白布袋里,用萤火虫照射出来的光刻苦读书。这样的励志故事让我深受感动,也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一颗勤奋学习的种子,而那些闪闪发光的流萤,更是点亮了一个少年翩跹的仲夏夜之梦。

中学时,学到杜牧的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”,便忍不住突发

奇想,偷偷拿着奶奶的蒲扇,学着诗人笔下的姑娘,和小伙伴在田野上扑萤嬉笑,乐此不疲。后来又读到柳永的词:“疏篁一径,流萤几点,飞来又去。”便常常放学后,在路过的那片竹林,坐着一直等到天黑,只是为了看那几点流萤,把一条幽森的竹林小路变成温柔仙境,点亮夜的寂静。痴痴地,呆呆地就那样远远看着它们,似流光飞舞,随清风入梦。

那时,翻过很多书,也不知道古人为什么把萤火虫称之为“流萤”。反正觉得这名字美得让人怦然心动,一个“流”字,把那种稍纵即逝,如梦似幻的隐约和飘逸,生动地勾勒出来。

天上繁星,地上流萤,那些星星点点的亮,惊喜过多少童年的夏夜,又浪漫了多少少年的诗与远方。

长大后,为了梦想,我同很多人一样,离故乡越来越远,也许是太过于忙碌,也许是都市的霓虹灯太闪亮,后来,我竟很少在夏日的夜里看见那飞舞的流萤,因此,也曾生出过许多的惆怅伤感。

偶然间读到木心先生的话:“萤火虫是会呼吸的钻石。”觉得实在贴切,那一颗颗小小的璀璨的光,我觉得比钻石更耀眼、更珍贵,因为它是人生之初的纯真,是岁月伊始的梦想,也是伴随一生的光芒和希望。

一缕风的流浪

□ 潘玉毅

地球存在了46亿年,风就存在了那么久。

风从来不以求稳为目标,故而也不在一个地方久待。从东到西,从南到北,从远古时期到现在,流浪是它的常态。

谁也不知道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浪的,只知道地球上还没有出现生物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浪迹天涯了,只知道它开始流浪后脚步就没有停下来过。

“停歇”二字,从来就不曾在风的词典里出现。汉语里所谓的“风停”,其实只是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。说到底,不过是人的感官太过迟钝,没有察觉到它在移动而已。事实上,风无时无刻不在飘拂、起落、追逐。

有意思的是,风在雨天出现和在晴天出现,在南方流浪和在北方流浪,给人的感觉大不一样。哪怕只是在它前面加一个方位,产生的效果也截然不同:东风吹着吹着,大地就苏醒了;南风吹着吹着,天气就炎热了;西风吹着吹着,草木就金黄了;北风吹着吹着,人间就白茫茫一片了。

毫无疑问,风很神奇,它无色无味,却能将各种颜色送入人眼帘,将各种气味送至人鼻端;它也很重要,自古以来,于农人而言,风调和雨顺一直都是他们最为盼望的事情。如果风不曾流浪,每日里周而复始地在同一个地方吹啊吹,想来,于这个

地方和其他地方的人而言也不是一件幸事吧——所幸,它不曾如此。

一缕风,它时而在树梢,时而在草尖,时而在海面上,时而在兔子的尾巴处,时而在人的鬓边和衣角。这便给人一种感觉:风无定处,又好像无处不在。

风吹过秦观种于西窗的竹林,窸窣的声响仿佛是人的脚步声,让他以为是老朋友来造访了;风吹过金灿灿的稻田,稻穗望风低头,农民们喜上眉梢;风吹落苹果,砸在牛顿的脑门上,“万有引力”就这样被发现了……

当然,世上总有喜欢唱反调的人,在对待风的态度上也不例外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有一句名言:“不是风动,不是幡动,仁者心动。”这话乍看挺有道理,实则偷换了概念。若不是风吹幡动,光凭人的意念,哪里能够搅得旗幡猎猎作响?好在风足够大度,并不会与人争论什么,更不会因此停下流浪的脚步。

可是,风为什么流浪呢?这个问题,没有人知道答案。如果依照人的心理推测,也许它是为了寻找记忆中的原乡,也许它是为了寻找心中的远方,也许,它只是由着自己走到哪算哪。

一缕风的流浪,谁也看不见终点,却让人心生向往。

双桥背上乘风凉

□ 蒋锁庆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我家住在码头街双桥头的中埂上。双桥南北两座,河上走船,是穿越县城的主航道。南河、北河的上游水到这里汇集往东流入太湖。

盛夏,双桥背上是乘凉的好地方。桥面跟编了号似的,靠桥住户都有一席之地。

晚饭前,大家就忙开了。先用扫帚把自己的“地盘”扫一扫,到河里拎两桶水往上面一浇一冲,给石头散热。不等水干,就往桥背上搬东西,照例是竹床、竹片。条件好点的是长凳、床板、门板、藤躺椅。也有人带张竹椅加塞的,大家都习以为常。

上桥乘凉,有两样东西是大人必带的。一把用布条滚过边的芭蕉扇,用于帮孩子拍赶蚊子。另一个是旧被单或旧毛巾用来搭肚子,怕小孩子睡着了冻着。

夏天西瓜吃的多,每户人家的西瓜子都不浪费,洗净晒干,乘

凉的时候吃。晚饭一吃,大家就陆陆续续走到桥上乘凉。有的人盘着腿坐着,看河里行船,有的人则边嗑瓜子边聊天,有的人则是躺下来看星星。一阵阵微风吹过,吹走了忙碌一天的疲劳,也吹走了闷热天气带来的烦躁心情。不知不觉中,大人也迷迷糊糊睡着了。九、十点钟之后,大家便陆陆续续往家走了。大人拍着孩子的屁股把他叫醒,有睡得沉的,就直接抱着回家,然后往家一趟一趟搬东西。

因为早上经双桥进城卖菜的乡亲比较多,为了不堵塞交通,很少有人将乘凉的竹床放在桥上过夜。

几十年过去了,那些在双桥背上乘凉的日子让我始终难以忘怀。

往事杂忆



绿豆伴夏

□ 宫凤华

村上春树赞美夏天:“喜欢夏天的光照、风的气息、蝉的鸣叫,喜欢这些,喜欢得不得了。”读之,心里泛起一片涟漪。一勺绿豆汤、一盏薄荷茶、一碗荷叶粥,清凉消暑,清欢简静。

绿豆是乡间神奇、多情的物种,田塍阡陌,庭前屋后,不枝不蔓,娇小纤弱,倚风自笑。晚风中摇曳的一株绿豆,有一种枝叶婆娑的丰茂感。叶片是一种柔软的浓绿,豆花呈黄绿色。

出荚的绿豆,圆润饱满,色泽青绿,捧在掌心如一团绿荫,丝丝凉意,直透心底。想象这坚硬的绿豆,会摇身变成爽口清甜的绿豆糕、绿豆汤、绿豆芽和绿豆粥,不禁莞尔。

宋人陈达叟《本心斋蔬食谱》记:“绿豆粉也,铺姜为羹。”记述了绿豆粉丝的做法。绿豆虽小,却能在舌尖上腾挪辗转,顾盼生姿,变化出令人惊艳的美味。

每年栀子、凤仙开得正欢时,祖母做的绿豆糕,最是消暑。于平淡庸常生活是一份慰藉,一份逍遥。

祖母先把绿豆泡软,碾压成泥,然后土灶小火慢煮,煮至绿豆泥。加入麦芽糖、薄荷、玫瑰花瓣和糯米粉,揉合搅拌。均匀地摊放在竹制模具里,上锅蒸熟。蒸熟后

的绿豆糕,色泽嫩绿、纹路细密,要用沁凉的井水晾凉。月光清澄,树影婆娑,我们一家人围着木桌,听着蛙鸣,吃着祖母做的绿豆糕,喝着祖父做的酸梅汤,突然觉得幸福触手可及。

夏日闷热,熬一锅绿豆粥,消暑又解渴,据说绿豆粥还有清热解毒、美容养颜的功效。熬粥时,锅内绿豆翻腾起舞,浮浮沉沉,如花朵般恣意绚烂,直至零落成泥,煮好的绿豆粥粒粒绵软,汤色鲜翠,闻起来有一股特殊的香气。

夕阳西下,晚风清凉,桌上一盆喷香的绿豆粥,几瓣咸鸭蛋,吸溜声中,清凉来袭,洋溢着田园生活的悠闲舒适。盛夏时光,这清香弥漫的绿豆粥便是简单的幸福。

暑气升腾,绿豆汤也是解暑佳品。绿豆铁锅内大火熬煮,此刻屋里已是豆香弥漫,等煮上一段时间,再加冰糖、百合或薏米,若掺上几粒枸杞,稠绿中一点艳红隐约可见,视觉上更是一种享受。喝一口绿豆汤,凉意沁人。轻啜细品,豆香在嘴边缱绻,在舌间升腾。

绿豆伴夏,日子绵软而悠长。绿豆清夏,浮躁的心境渐渐沉淀下来。绿豆煮夏,一夏的滋味深蕴其中。慢慢地熬,熬煮一份心境,熬煮一份清凉恬淡的生活。